

他屢次以創作為勞工發聲，並認為藝術家應走向其他範疇。
(陳縱宇攝)



為藝術創作試做保安

程展緯特殊方式爭勞工權益



他會將籃球放在家附近的籃球場中，上書「公共籃球」，保存了2個月，被人玩到字跡都掉了才消失。
(受訪者圖片)

訪問當天，程展緯特地帶記者到立法會和政總走一圈，看他推動的保安員椅子，是他的作品《給保安員椅子運動》的一部分。一切起點在2007年，有一個星期六他經過藝術館，看到裏面的保安員樣子很累，閒談發現主因是沒有凳坐，從白天站到黑夜，非常疲倦，於是他在意見欄建議改善。館方沒有回應，他索性站在門外邀請走進館內的遊人都留意意見，並向公共博物館這個游說，終於「成功爭取」保安有椅子和合理的休息時間。

其後他發現許多公共機構的外判保安都有非人待遇，於是轉移陣地到立法會和政總，如今已有不少改善，但仍有一些位置未如理想。「在行政長官辦公室裏，有時10分鐘也沒有一個人走過，卻有2個人站在那裏。」而就算一些地方設置椅子，也分成「可以坐」與「不敢坐」，如數個保安共用一張椅子，椅子離站崗地點甚遠，壓力下無人敢坐，形同虛設。

推動保安椅子後，有人反映收銀也有同樣問題，於是他又向連環超市寫信，只有百佳從善如流，其他超市不是拒絕，就是以緩慢速度改善。於是他又發起「放打工仔撐未放打工仔行動」，鼓勵一般市民監察和推動改變。「我想把這件事日常化，延續這種關顧。」

關乎打工尊嚴

許多人都把某些工種要長期站立看成理所當然，但他堅持如果站立於定點，應該要有一張椅子。「椅子是員工在工作環境中可以自主的設備，工作範圍愈多自主空間，就能愈有尊嚴。」但在推動過程中，他發現無論是一般市民還是保安員收銀員本身，都會以「係咁啲啲」去回應，這思考方式才是最需要改變的地方。「藝術家負責的正是想像。」

在他看來，藝術家的功能在「產生感受」，推動大家更「關顧」彼此。「有感受就無法不回應，藝術品就是提供感受，把一種感受帶出，會引來更多感受，要社會改變，首先要有感受。」而他親自跑去做保安，也是想把真實體驗道出，讓更多人感受。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，工作被規限，如何消費服務也被設計。我們常欠缺位置去代入對方來思考。」當每個人都被塞進特定角色中，便不容易跳出理解眼前每一個人，割削自然在眼底下發生。「消費者應該要出聲，說我不是想要這些，我不是想有一個人長期站在藝術品旁受苦。」

他多次到最沒有人關注的地點去，在最沒有權力的人群中，改善整個勞工環境



程展緯與許多保安變成朋友，多次為他們發聲。
(受訪者圖片)

的想像。問到他會否覺得這些行動是「藝術行為」，他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也不會以此劃分，但從藝術學得的是，我有責任要把那些奇觀式的東西洞破，人的身份比藝術品本身重要。」

藝術容許失敗

許多作品或行動的起點不過是，他感到有人需要幫忙，看看能否用藝術方法去解決。「例如「騎劫空間」，嘗試短暫取代權力，見招拆招。」每次「成功爭取」背後都是漫長的功課，仔細研究細節，用各種方法向每個機構游說。「一個機構改變一個細項再說服另一個仿效，層層推動大改變。作為藝術家，他笑言在行動上最大的優勢是「可以容許失敗」，而群眾的社會運動往往看重成效，藝術家則沒此包袱，可作更多嘗試。他認為對個體往往比對團體更易解決問題，「如果你的對象是面目模糊，很難去解決什麼。但切開來做，對象是真實的，就容易接受改變。」

剛從藝術系畢業時，他做的只是狹窄的藝術創作，「那時很自閉，用雙面膠紙黏貼出畫作，是很仔細的手工東西，沒有朋友。」後來他到澳洲墨爾本參加藝術家駐留創作計劃，打算沿用同樣方式，卻震驚地發現整個城市都沒有雙面膠紙出售，「你會發現你的創作有多脆弱。」

於是決定開展其他形式的創作。「慢慢這種形式變成習慣。而且那個年代展覽的場地不多，很自然就從公共空間和生活上創作。Facebook仍未流行，所以做完後很多都是自己收起來，只是因為喜歡去做，不是為展覽。這種實踐方式也成為習慣。」保衛區碼頭運動是許多人的政治啟蒙，他也不例外，「當年click中我是它的『公共空間』性質。」

他開始以藝術介入社會公共議題，例如與一眾社運人士在時代廣場空地野餐和作藝術行為，企圖把被商場佔據的公共空間重奪，參與成立「活化廳」以藝術連結社區，還有許多微小的藝術抗爭，如在《成報》刊登小廣告呼籲「天祥回家」，表達對《明報》前總編的不滿，最後被放在該報頭版。走出學院孤立的世界，看到更多社會真象，有所感受，便不得不以創作回應。

他愛在系統中找出運作的缺口，用想像力扭轉整件事情。例如過去的香港 Art Basel，他從伯手上買下一車紙皮，推展到展場當藝術品賣，名為「解款車」，竟然成功售出，更說服畫廊改變分紅慣例，把賣出收入三分之一歸伯，猶如開拓了另一種藝術市場運作模式。「資本主義最強的是，把所有事情放在相同因果上，我最

有興趣破壞這種關係，就如Matrix那樣，要找到那個缺口。」

他的創作力量驚人，什麼事都可化成藝術行動。「許多人把創作看成是終點。我自己則習慣透過創作去感受，核心不是想表達什麼，而是可以帶我到什麼議題去。」如他曾購買籃球，放在家附近的籃球場中，上書「公共籃球」，剛開始時許多人不看好，認為很快會被偷走，卻能被保存兩個多月才消失，在隔絕的社會常態中印證了聯繫的可能。「我想找『共同』，當共同東西出現，事情便能變好。」

總有事情可做

拿後的挫敗情緒引發對立與猜疑，如何解開當中的結，他認為依然要從「共同」入手。「我覺得打工仔的身份是很好的，大家都會明白彼此被壓抑的狀態，是最大的『共同』。」

「我一直都不覺得香港是個難推動改變的地方，只是還差click的位，或許是藝術、想像的位置，在於我們如何調節自己身份。」對於龐大僵化、無論有多大的群眾運動都無法改變的體制，不少人覺得失望，而他這種「個體對個體」、逐一改變的抗爭手法，或許是走下去的出路？他答：「未必是

出路，我覺得應關注身邊事而已。」

「如果4萬人可以為了保安一張椅子而圍立法會，就真的可以有普遍了。上次我遊行時看到沿途許多零售店舖，也會走進去看看有沒有椅子。大的議題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每天的關注及參與。拿後的無力是，因為我們對着看不見的空氣，怎麼打也打不着，但身邊總有些事情是你可以做到的。」

未來他希望推動本地對服務業態想像的改變，例如要推翻劉德華在廣告中「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係唔啱嘅」的想法，這種以旅遊消費者為本位、永遠不足的状态最後常成了剝削理由。禮貌只為迎合短暫的消費才被賦予價值，而不是提倡社會應彼此建立關係、擁有同理心，才是最大的問題所在。「能否用一個本地人的角度去重看這些問題？」

除了創作，他日常大部分時間都在照顧女兒。藝術家都習慣站在獨立位置上，女兒出生後他的思考有所改變，嘗試透過創作去建立關係。「女兒出現起初是『爭時間』，衝突位也有不舒服，但後來她變成我的創作對象，不是找她來玩，而是開始關顧她，享受與她一起，而不是『搞掂她』。這種過程我比所有爸爸都慢。」雖然他自言不夠好，但每次提到女兒臉上都露出笑容。



程展緯從關伯手上買下一車紙皮推到家附近的籃球場中。
(受訪者圖片)

程展緯小檔案

出生年份：1972
學歷：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碩士課程
家庭狀況：已婚，育有一女

創作力量驚人的他，表示自己一向都沒有特定計劃。
(陳縱宇攝)

